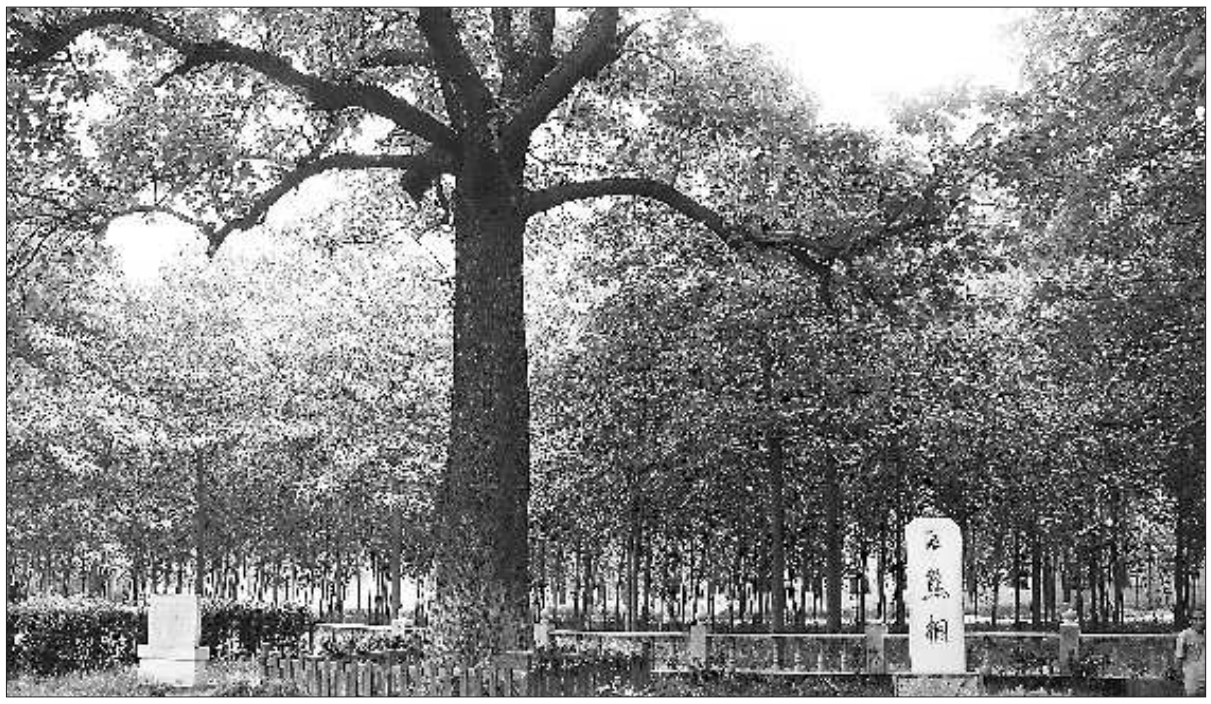
6月15日上午,兰考县朱庄村81岁的崔中合老人骑着自己的三轮车,再次来到村西头“焦桐”树下。崔中合指着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的“焦桐”说,这就是焦裕禄在1963年亲手种下的泡桐,而当年的小树苗就是崔中合帮着找到的。“没事的时候,我就到这儿来转转,看看这‘焦桐’,想想焦书记。”



▶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这棵泡桐被当地人称为“焦桐”。

走进兰考,重温40多年前的公仆故事

永不褪色的“焦桐”记忆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李文鹏

“忘了老焦,那就是忘本”

事情虽已经过去了48年,崔中合老人对当年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。“当初这片儿全是沙土堆,看上去光秃秃的,种点庄稼也被风给吹跑了。”崔中合指着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说,焦裕禄到兰考之后就开始带着大伙治理风沙,“那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,焦书记到村里来带着我们种泡桐,我们就给他找来了这棵树苗。”

双杨树村的支部书记吴青云今年四十多岁,他对焦裕禄的了解差不多都来自村里的长辈。“我们双杨树村是焦书记在兰考树立的‘四面红旗’之一,他还来我们村下地拉过耧。”吴青云说,当年由于内涝、盐碱和风沙“三害”肆虐,双杨树村村民对种庄稼都失去了信心,“焦书记为了给大家伙鼓劲,就亲自拉耧播种。”

“在兰考,人们现在依然经常会去看看焦书记。”今年60岁的陈德良是兰考县纪委的退休干部,他每年都会在5月14日(焦裕禄的忌日)之前去焦裕禄纪念馆转转,到焦裕禄墓前祭奠一下,“我总是提前几天去,忌日当天人太多了,实在挤不动。别说是忌日,平时到县城来办事和赶集的,也会抽时间到焦书记墓前看看。”

为了纪念焦裕禄,当地人把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泡桐树称为“焦桐”,这棵树早已被兰考县政府定位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其周围园区也经过了精心的修葺与保护,在不远处还有一座焦裕禄的石像相伴。“差不多每天都有来参观的,专门来看这棵‘焦桐’。”崔中合说,40多年后,当年的小树苗,如今长成参天大树。

“无论到什么时候,我们也不能忘了老焦。”崔中合说,“忘了老焦,那就是忘本。”

“和焦书记结下的是一辈子的缘分”

在焦裕禄纪念馆,有一个人对焦裕禄有着特殊的感情,他就是焦裕禄烈士陵园管理处副主任张继焦。“我和焦书记结下的是一辈子的缘分”张继焦说,如果当年不是焦裕禄伸手相救,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张继焦,“宣传好发扬好焦裕禄精神,对我来说义不容辞。”

张继焦说,焦裕禄是1962年冬天到的兰考,而那年春天兰考县20万亩麦苗被风沙打死,秋天因为内涝淹死了30万亩庄稼,盐碱碱死了10万亩的禾苗,兰考县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低点,亩产单产量只有23斤。兰考的老百姓食不果腹,绝大部分背井离乡,出去逃荒要饭。

也是在这一年,因难以忍受“三害”之苦,张继焦的父母从兰考逃荒到了江苏徐州,途中生下张继焦,并取名张徐州。按当地风俗,产妇不满月不能进别人家,由于无处安身,张继焦的父母只好抱着刚出生6天的孩子,扒火车返回了家徒四壁的兰考老家。

回家不久,张徐州患上重病,家中无钱医治,父亲就把他放在筐子里丢在了路旁。正在查找风沙口的焦裕禄,发现孩子还有气息,随即给县医院写了一封短信,并让工作人员把孩子送了过去。就这样,保住了张徐州的命。

焦裕禄去世后,张徐州的父母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张继焦,取继承焦裕禄精神之意。后来,张继焦就称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为妈妈,并像儿子一样经常照顾徐俊雅,又因为张继焦比焦裕禄的6个子女年龄都小,所以人们都称他是焦家“老七”。

张继焦说,他在1997年正式到焦裕禄烈士陵园工作,一直到现在。“其实焦书记安息的这个地方,原来就是一个大沙丘。”张继焦说,如今的兰考早已根除了“三害”,可人们对焦裕禄的怀念之情却依然浓厚,“兰考县一共140个大队,焦书记一年多的时间就跑遍了120多个,这种干部老百姓怎么会忘得了?”

“害怕给父亲脸上抹黑”

除了焦家“老七”,焦裕禄还有亲生的6个子女,如今他们也已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。今年66岁的焦守凤是焦家老大,焦裕禄去世时,她是唯一的成年子女。“父亲去世前,把我叫到床头,做了最后的嘱托。”焦守凤说,这么多年来,她始终记着父亲临终前的话,“帮着妈妈拉扯几个弟弟妹妹成人。”

在焦守凤的印象中,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。“天不亮就走了,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,晚上还要在办公室看文件、开会,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。”焦守凤说,父亲对几个子女要求很严,但也非常疼爱,“每次回家见到我们,都会摸着我们几个的头,问问最近表现怎么样,他从来没有打过和骂过我们。”

焦守凤初中毕业后,焦裕禄就不再同意她继续读书了。“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邢燕子,父亲就打算也让我下乡,他觉得农村缺少有文化的人,就不再让我读高中了。”焦守凤说,当时她不但是学校的团委书记,而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,考高中完全没有问题。

对于让焦守凤下乡的事情,焦守凤的妈妈当时很反对,认为应该把女儿留在身边。“为我的事父母吵了几次,最后折中的做法是让我去了食品加工厂。”焦守凤说,焦裕禄担心厂里对焦守凤另眼看待,就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。

“他嘱咐厂长不要对我特殊对待,让我去做酱油醋和腌咸菜。在厂里,做酱油醋是最辛苦的,做出来还要挑着往门市部里去送。”焦守凤说,父亲还不准她住在家里,要求她到厂里和别人同吃同住。“当时我很不理解,就不搭理他,回家也不和他说话。”

焦裕禄去世后,焦家的生活一度非常艰难。焦守凤说,她的大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后当兵,而二弟弟也下乡,从生产队长干起,小弟弟则十几岁就开始学着做汽车修理工,磨得满手都是血泡。

“我们几个最怕的就是,出去别人提我们是焦裕禄的孩子。”焦守凤说,父亲给他们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,“总是担心做不好,害怕给父亲脸上抹黑。”

“焦书记家的几个孩子,家教很严,做人都很本分,工作也都非常认真踏实。”今年78岁的刘俊生说,他曾是焦裕禄的通讯秘书,焦裕禄在兰考期间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。“焦书记在兰考一年半的时间,就留下了4张照片,其中3张还是我趁着他不注意时拍的,他不让多拍自己,总是要求我多拍群众劳动的场景。”

今年5月底,《人民日报》人民论坛发表署名文章《“焦桐”无语话政绩》,结合现实阐释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意义。此后,开封市委就下通知全市进行学习。“焦裕禄既是我们开封大地的骄傲,更是看着我们的‘在天之灵’,我们不能让他失望。”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这样说。

焦裕禄纪念馆,每天都有人前来参观。

焦裕禄

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人,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。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、风沙、盐碱“三害”,他坚持实事求是、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,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,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,努力改变兰考面貌。他身患肝癌,依旧忍着剧痛,坚持工作,被誉为“党的好干部”、“人民的好公仆”。

1964年5月14日,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,年仅42岁。他临终前对组织唯一的要求,就是“把我运回兰考,埋在沙堆上,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”。

(资料片)

拍卖公告

[illegible]

山东金秋纺织有限公司

[illegible]年六月[illegible]十一日